

养一缸菱
养一缸荷

许冬林
著



文学家的表达 / 生活家的情怀

与繁花相见，与草木同喜。
用原始的泥土气息，
记录草木光阴的生活美学。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养一缸菱
养一缸荷



许冬林
／
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养一缸荷 养一缸菱

YANG YIGANG HE YANG YIGANG LI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养一缸荷 养一缸菱 / 许冬林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9.8

(从前慢书系)

ISBN 978-7-5598-1904-8

I. ①养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3111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: 541199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6.125 字数: 120 千字

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· 第一辑 ·

芭蕉过雨绿生凉·····	2
海棠好媚·····	6
花开如笑·····	10
桃花不静·····	14
不养富贵花·····	18
陪着昙花盛开·····	22
像柳一样妖气·····	25
与竹为邻·····	29
栀子花，旧庭院·····	33
朝颜·····	37
村有杏花·····	41
桐花如常·····	44
像紫藤萝一样·····	48
旧时菖蒲·····	52
沙家浜的芦苇·····	55
素色夜来香·····	59

菊花禅..... 62

· 第二辑 ·

中国梧桐..... 68

南方的荷花开满相思..... 82

风吹乌桕..... 89

西北有白杨..... 97

莲 荫..... 103

遇见过柔荑..... 112

“把酒话桑麻”的麻..... 118

· 第三辑 ·

小城姜花..... 126

寒 枝..... 130

梅花不急..... 134

清 贵..... 138

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..... 141

樱花一直在开..... 145

凤仙花开初试妆..... 149



· 第四辑 ·

味 轮
觉 回
里 在
的 植
植 物

一素到底南瓜头·····	154
当 归·····	157
山有桂子·····	160
一架扁豆，一架秋风·····	163
知母，知母·····	167
紫 苏·····	170
杜仲那么疼·····	173
和气萝卜·····	176
独 活·····	179
前世慈姑花·····	182
少年芦笋·····	185

第一辑

守候在绿窗前的花影

芭蕉过雨 绿生凉

至今不忘同桌送我的一张风景明信片，画面是一丛芭蕉，翠色欲滴，上面有水珠滚动，凉意十足。记得画面一角还印有诗句，最后一句叫“芭蕉过雨绿生凉”。我喜欢得不得了，后来一直收藏着。

多年后才知道这诗句是白石老人的。齐白石画过一幅水墨芭蕉，叫“雨后”，上面题了诗句：“安居花草要商量，可肯移根傍短墙。心静闲看物亦静，芭蕉过雨绿生凉。”

后来，我又欣赏过白石老人的另一幅芭蕉图：好大的一片芭蕉叶，墨色浓郁，湿意透纸；叶柄处一只小蚱蜢爬来，翘起一对触角，好像在喝芭蕉叶上的露水，又好像是坐在叶面上临风纳凉。此画用笔有静有动，墨染处，既横阔又细致，真是生动有趣！一看，就叫人想起童年，想起故乡，想起旧时物事。

童年时，外婆家门后也有一丛芭蕉，长得高过屋顶，远看是一片丰硕壮阔的绿。外婆家住在濒临长江的一个沙洲上，我那时每到假日就去。穿过一片平坦开阔的沙地，远远看见外婆家屋后的芭蕉



叶围得像座绿色古堡，心里就沁出喜悦来。葱绿的芭蕉丛后面，是一扇木门，上面贴着的一副红对联还没有完全褪色。红绿映衬之下，觉得日子也是斑斓多彩的。那时候，还没完全体会到贫穷的哀戚，只是以为，在尘世之间，有那样的一户人家，跟我永远亲密，便觉得满足。

外婆家屋西边还有一棵高大的杏树，树下堆着柴垛。五月里，黄黄的杏子熟透，三舅就爬到柴垛上，然后由柴垛再爬上杏树枝丫间，站在那里奋力摇，外婆则张开藏青色的大围裙在下面兜着落下的杏子。初夏的午后，我常常还没有睡醒，就在那芭蕉荫下洗杏剥杏，吃过剩下的核不舍得扔，便沿着篱笆一圈圈地埋，希望来年有更多的杏可吃。

外婆家的晚饭总是吃得很早，太阳还悬挂在远处的沙丘上就开饭，于是便把桌子搬放在芭蕉叶下，借此躲掉夕阳。后来看电视剧《西游记》，看到《三借芭蕉扇》那一集，竟痛恨起孙悟空来，且还替铁扇公主感到委屈和不公。铁扇公主的扇子扇起来呼呼有风——那就是我外婆家的芭蕉叶呀！外婆就像个铁扇公主，一个人带着舅舅和姨娘，以及一群孩子，日子过得清贫寂寞，却也闲淡安静。在这样一个濒江的沙洲上，我融进了外婆一天的日子里，觉得我们过得也像一丛芭蕉，在风雨里摇摆，也在露水里寂静。这日子不够浓墨重彩，可它是素静的、清凉的。多年以后，我已经长大，成为一个妇人，为人处世，我依旧秉持着这种清凉的气息，觉得清凉里才有情意久长。



芭蕉

工作调整之后，上班时会路过一个小区，小区里栽有一丛芭蕉。因为那丛芭蕉，竟一下子喜欢上那个小区，觉得里面的空气也一定清凉静谧。我希望那个小区里住着一个朋友或一个熟人，这样可以借故去他家而顺便路过那丛芭蕉。游苏州园林时，在那些亭台轩榭之间，会看见夏荷修竹，还有角落里的蔷薇和芭蕉。我喜欢那些百年园林里的芭蕉——回家翻相机，一相机的绿叶子。竹子是江南旧式的文人士大夫，荷花是杜丽娘那样的大户人家的闺秀，蔷薇很有



丫鬟的泼皮喜相，只有芭蕉总是寂静含蓄。芭蕉懂得守静，可是也洒然，也婆娑摇曳。芭蕉更像一个深怀古意的女子，安然地活在市井烟火里。

黄昏时，抚镜看自己，俨然岁月已深，而心亦静。如果安居可以商量，我想要一所带庭院的房子，要种一丛芭蕉。深秋的凉夜里，在枕畔，听窗外风雨萧然，听雨打芭蕉点点滴滴到天明。在中年之后，伴一丛芭蕉度流年，也横阔也细腻地度过。将过往的红紫芳菲的岁月在内心过一遍，在芭蕉的绿里过一遍，过到往事也有了芭蕉的绿意。人生就这样清凉寂静，不悲戚，也不念念。

春分之前，春雨霏霏，春风微冷。跟一帮友人去铜陵的西湖湿地，在湖边遇见海棠。我眼前一亮，如旧时文人踏青，乡间遇见艳艳美人。

大家都驻了足，静静去看。海棠花蕾圆嘟嘟的，有着婴儿肥的长相，半垂着，将开未开，似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。

春天开的花里，桃花艳而俗，梨花有仙气，海棠是新娘子，又艳又娇，垂手如明玉，亵渎不得。它妩媚妖娆，又难得有静气。

春暮天，最浪漫的事情，大约是出游时，遇到一棵海棠树。海棠花纷纷扬扬，在风里，在半空里。人儿独坐花下，花落满衣襟，可是却不生哀感，只觉得美好。海棠花里似乎有一种暖暖融融的情意，可以盖过落花的忧伤。

在内心，我无数次谋划过这样的艳遇：山中，在淡月笼罩的春夜，我路过一树盛开的海棠。海棠花开在月色里，又烂漫又静寂，仿佛闺中人倚门思远，那远人不久就会归来。遇到那树海棠，我就不走了，要借住在海棠树下的那户人家里，夜里开窗入睡，床头看



月色和将落的海棠，朝起看海棠落满小桥流水。

春日出游，可以错过千山万水，却不能错过一树开花的海棠。烟雨蒙蒙的三月天，江南是又湿又暗的水墨画。可是，海棠一开，江南就明亮了，就娇媚了，就成了女儿家的江南。客居江南的游子，可以未老不还乡，因为还乡须断肠啊！

海棠妩媚而明艳。它不会是林黛玉那样清冷有仙气的女子，也不会是薛宝钗那样富贵雍容的女子。它可能是《红楼梦》里的薛宝琴那样的姑娘：美艳里没有杂质，没有妖气，没有尘俗气，是纯真的美艳。

如果一个男人的心儿像只月亮船，船两头坐着两个不一样的姑娘：一个红妆，一个素裹；一个是朱砂痣，一个是白月光。那么，那个是红妆的，一定是有着海棠一般的娇艳。

张爱玲在《红楼梦魇》一书中，提到过人生“三大恨事”，她说：“有人说过‘三大恨事’是‘一恨鲥鱼多刺，二恨海棠无香’，第三件不记得了，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‘三恨红楼梦未完’”。

我觉得张爱玲的这三恨有些苛刻了。海棠无香也很好，因为海棠太娇媚了，颜色和形态已经美得叫人沉溺，若是再有花香来缠人，那真是让爱她的人万劫不复。这样的爱，太累，烧心严重，没有节制和清醒，没有退路。这样的爱，一念起，就到了绝处。

所以，海棠无香真好，像是一处留白，可以让人舒口气。

苏轼有一首《海棠》：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

海棠



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

苏轼爱海棠真是痴绝，在春夜深深处，剪烛在窗边，不为话春雨友情，不为读书临帖，却是为了一盆盛开的海棠花。据宋代释惠洪《冷斋夜话》记载，唐玄宗曾有一次登沉香亭，召杨贵妃，可是贵妃醉酒还未醒，被人扶来见皇上，姿态慵懒可爱。唐玄宗爱怜不已，笑道：“岂妃子醉，直海棠睡未足耳！”

苏轼和唐玄宗，都是懂得怜香惜玉的人。在苏轼眼里，最娇艳的花儿，完全可以当成美人来郑重待之，燃一只高烛，与花对坐对望，隐隐约约的花香里都是美人情意。在唐玄宗眼里，美人娇媚如春花，只愿花开年年不败，哪里舍得责罚，虽然贵妃醉酒，见了皇上已不会下拜行礼。



从前，我养了一盆贴梗海棠，春天开花，果然是夜色下花朵最美。花盆放在阳台外，夜色越黑，那花越显得红艳，仿佛《诗经》年代天黑才入门的新娘子。

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我只爱海棠这一种。

“海棠！海棠！”当我轻轻呢喃时，只觉得有一个艳丽娇俏的女子，站在春日的城墙上。她裙袂飞扬，可远观，可静赏。她走过小桥和柳堤，环佩叮当，那轻灵的玉器相碰的声音，在风里，清远悠扬。

节气到了雨水之后，日日都是看花天。

看花天，就是看花们在笑：在风里笑，在斜斜的细雨里笑，在阳光与蜜蜂的翅膀下笑。

好吧，陌上看花去。

脚边的那些小野花——淡蓝色的，黄色的，浅紫色的，小门小户人家出来的模样，最易被目光忽略。暮春的蒲公英，满地开黄花，依然不成阵势。江堤上更多的野花，我都叫不出名字，它们在牛羊蹄子的缝隙里悠悠吐露清香。这香气素淡到很快混入青草的清气里不见踪影。

野花似乎不是花，没人当它们是花。春阳好的时候，我躺在草坡上，手指轻轻一拨弄，裙子底下小花朵遮遮掩掩地开。它们像杜丽娘的丫鬟春香：小姐笑了，她就笑了；小姐叹气，她就叹气。它们更像我童年时所熟识的那些小村姑：人生没有宏大壮阔的场面，一点点小猫小狗的事情，也能让她们欢喜半天。你瞧，草地上，风

